

丹顶鹤

刊头题字:吴洪春



夏日

锄夏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大诗人是有生活的。酷暑六七月,夏雨生万物。那田野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自由,给点暴风雨就疯狂,地块稍不打理,一转眼的工夫,就不仅“草盛豆苗稀”,还“草盛秧苗稀”了。所以,锄草和薅秧就成了夏季农作的重头活了。

夏天气温高,干这两件活,得早起带晚。就劳累程度而言,锄草要好些。无论是锄大豆苗垄的巴根草,花生地的痒茅,还是沟里的狗尾巴,腰是可以稍稍站直的,顶个草帽,围个毛巾,再带壶开水,天刚刚亮的辰光,那地里的活已经开干半天了。

巴根草匍匐着脚,埋头闷声给锄断了,还得弯下腰去扯那到处延伸的藤蔓,才算是彻底把它清理干净。

痒茅身段柔软,随风在摇曳,看似人畜无害,锄起来也费周章。虽然柔软,叶片却有韧性,顺着锄,只伤及叶,叶茎还在,稍过两日,又活过来了,得等着锄头对着叶根,才能锄得清爽。

狗尾巴长得快,顶着个毛茸茸的草籽囊,招摇得很,却因了那句头重脚轻根基浅,锄起来最省劲最轻松,锄头轻轻往上一提,便“香消玉殒”了。

那些杂草既知免不了被灭的下场,却不是束手就擒。它们与大豆苗同行,与山芋藤共生,与花生蔓齐飞,那锄起来难免就会伤及无辜了。大豆苗最好辨别,当锄头在拉扯中觉得吃劲时,肯定是锄在豆苗根上了,快速回撤便没事了。山芋藤最不惧担心,一不小心锄断了藤蔓,再扦插进垄沟里去即可。花生蔓最难搞,有点像绣花,得仔细地把苗间开了才好下锄。也不用太担心,当手持锄头立在田野里时,你就是这方小天地的英雄,哪个英雄的手头,不伤几个冤枉鬼呢。

幼时觉得劳作苦,现在倒以为,下地锄草其实蛮解压的。锄头恣意地与土地进行着有分寸的深入接触,那杂草的根须在锋利的刃口下“嘎嘎”断裂,泥土的声音是柔和的,锄草的声音是干脆的,耳边的风是和煦的,远处的鸟鸣是悠长的,眼下的劳作是踏实的。

水稻田里薅秧,就有点技术难度了。主要是稗草,叶色也是深绿的,稍不注意就容易误认为水稻,一旦错过幼苗阶段对它的拔除,会疯狂生长,抢夺水稻的营养和光照,消灭它主要靠人工。我们的主要区分点在于水稻的根茎是圆的,稗草的根茎是扁的,要弯下腰仔细甄别,它的根系比较发达,发现了之后还要费点力气,时间一长,就有点腰酸背痛了。

水葫芦和青苔,倒容易处理。用手扒拉扒拉,归拢到一起,甩上田埂就行了,不让他们占着水面影响光照。稗草拔了之后,最好是抛到乡间道路上,用几个日头把它晒蔫巴了,才能达到拔除的效果。

去水稻田里薅秧时,妈妈一般会喊上我和弟弟一起去。一来人多力量大,一方地能尽快地乘早晚凉薅完;二来人多动静大,在水稻田里走动的时候,一些不速之客,尤其长虫之类的,便早早地游走了爬走了。也有不自觉的,薅到它跟前了,突然跳出来窜出来,惊得妈妈赶紧喊我们兄弟俩去处理。原来,妈妈也会害怕的。

斩草要除根,干活要认真。人误地一时,地真误人一季。像狗尾巴、稗草之类的,它们长得快,熟得早,繁殖力强,单株就有成千上万的草籽,一旦脱落,不光今年遭殃,明年还得接着受罪。所以那一方地,我们过几天就得薅一下薅一下,直到看不见杂草在庄稼苗之上的叶子了,才算基本上把杂草清理干净。

农家人一天三顿饭就不讲究,要起早带晚去干活的话,更是三顿并作两顿煮了。我们下地干活,小妹便在家烧饭。也简单,大麦糝子粥就萝卜干,待我们回家时,不热不凉不稠不稀的糝子粥已经端上桌了,捧着海碗猛喝两口,那顺溜劲直入胸膛,一扫劳累,爽!



魏安娜

记忆里,乡间的花很少有刻意栽种的,撒一把种子泥土里,便可在风里,一心一意地疯长开来,满山满坡,仿若长了脚。夏天来的时候,屋后,成片成片的凤仙花盛开,红的,黄的,白的,紫的,甚是壮观。可我们这些小淘气,从不曾静下心来观赏它来,我们种凤仙花,只为了等它盛开,来涂艳我们小小的指甲,然后得意扬扬地炫耀。

在午后,我们只管把那些花瓣儿一股脑摘下来,捣得稀碎,加上明矾,搁上几个小时,中间总是等不及,跑去井边捞起一瓶水里浸泡过的橘子汽水,呼吸两口,气泡在口腔中轻快地跳跃,清凉的水珠犹如舞动在唇齿间的花香,焦灼的等待便有了无尽的乐趣,孩子们围着老人来来回回地转圈,而老人总是气定神闲地坐在矮凳上,不急不缓地摇着扇子,时不时撮一点在指尖看颜色深浅,终于等到原料制成,三五个孩子一并涌上来,争先伸出黝黑的手指,老人便把捣碎的凤仙花敷在我们的小指甲上,上面用鲜绿的黄豆叶包起来,再用一根红线仔细地给我们一一紧紧缠绕起来,夏风吹过,柳枝轻摆,白杨沙沙,带着点小隐秘的期待与欢喜,我们安然地睡去,梦里盛满凤仙花和橘子汽水的香气。

屋后河边上有一棵桑树,孩子们无从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又是在怎样的风雨中长成葱郁的一片,就像孩子们不知道田埂里的那一片高高低低的鼠尾草是何时被风吹到了这里,又是何时落下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等到我们注意到它们时,桑树已经挂满了果实,绿色,红色,紫色,而鼠尾草已开得如火如荼,一串一串在风中摇曳,像打翻的蓝紫色果酱,涂在夏日的傍晚,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儿时我们采桑椹,那是夏季馈赠给孩子的零食,深紫的果肉,丢在嘴里,水滋滋,甜丝丝。小小的个儿,伸手总是够不到,于是搬来小凳子,踮着脚,却还是够不着,男孩儿到底是淘,攀上高高的草垛,伸手摘来,一颗一颗丢进嘴里去,耀武扬威地晃来,手上,脸上,衣服上,一股脑的都是深紫的紫色,女孩儿不服气,拿着竹竿一通乱敲,窸窸窣窣,落一地,甩裂开一朵朵紫色的碎花,大人们听到响,定会出来大声呵斥一声,于是,各自跑散开来,路过田埂,紫色的鼠尾草像风铃,深深浅浅地摇晃在夏风里,炎炎的夏日便仿若有了清脆的声音——叮叮当当,爱美的女孩总是要停下来,摘下两片花瓣斜插在发间,而男孩必定会捣乱扯下一把狗尾草,天女散花似的抛过来,于是,喧闹开始沿着暑气一路扩散开来,而空气里弥漫着的桑葚的甜气尚未散去,细碎的日光跌在泥土飞扬的小路上,童年的我们如这鼠尾草与桑椹一般,心里面住着一整个甜蜜而梦幻的王国。

傍晚,蝉鸣低低,炊烟从屋脊袅袅升起,牛羊归圈,晚风一点一点吹来,从枝头到田野,再落到村舍。

高高低低的房子,门前有树,屋后有河,角落安静的花猫在懒懒地舔着爪尖,妈妈在厨房准备晚餐,刚刚开锅的米粥冒着薄薄的气,晚霞挂在天边,孩子们从青灰的房子里兴奋地跑到院场上,对着天西边的云彩手舞足蹈,有调皮的早已爬上了屋后的草垛,伸出小小的手臂,却还是够不到,任凭这七彩的云朵儿,在晚风一点一点消逝,心里生出恍恍惚惚的惆怅。

天色尚未全部暗下来,月亮便挂上了枝头,淡淡的月色像流水一样流

淌在屋檐前,风里是我们无拘无束奔跑的身影,可以追着萤火虫一直从村东边跑进村西边,萤火虫最终消失在芦苇的草丛间,也可以踩着月光的影子推推挤挤,蹦蹦跳跳,欢天喜地又一直从村西边跑回村东边,而没有抓住七彩云朵的惆怅早已抛掷脑后,村口的广播里正播放着轻柔的曲子,曲调幽婉,声音如水,一丝一丝都嵌在心上,整个村庄被夜风温柔地包裹着,清冷的月色碎成一地白色的浪花,翻卷着,簇拥着,于是,小小的我们停立晚风中,并不说话,这一心听着这悠扬的曲子,踩着点点星光,像要走进一个隐秘的世界一样,任凭四周沉浸在一种遗世独立的美好,那样的月色明亮而温暖,像一艘船带我年幼的我们驶向未知的远方,冒险而又充满希望。

夏日的雨总是说来就来。台风来袭的傍晚,雨来得及,只眨眼工夫,便从天空中倒下来,有一种撞破南墙的气势,雨水从高处落到低处,汇成急急的水流,我便愣愣地坐在窗子边,听暴雨敲击窗棂,风声呼啸而过,而在刮风气温骤降之前,妈妈便从箱子里翻出罩褂给我穿上,一个扣子一个扣子扣上。我一边发呆,一边闻着灯芯绒和樟脑丸的香气,一边看乌云和风。空气潮湿,雷声闷响,窗外风云突起,而我的世界一片安宁。

还有一种清凉的雨水,在夏天的夜晚,一夜落几次,敲在青黛的屋檐上,挽起点点灯火,风势乘机也是要落进来的,落在屋脊、树梢、低处的青草上。妈妈在厨房里洗碗筷,电视里正播放新闻联播,弟弟在草席上抱着西瓜,门襟前滴满了红色的西瓜汁,爸爸在重新安装镰刀的刀柄,我在窗前的桌子上写着暑假作业,暖黄色的灯光映射在窗台上,水珠在玻璃窗上蜿蜒,滚落窗台时仿若有一种依依不舍,四下静谧,空气里有着淡淡的青草香。雨水落满时光的深处,仿若盖住了人间。

很多年后,恍然明白这是一种强大的安全感,它来自童年时代柔软的时光,就像指甲片上鲜艳的凤仙花,路牙边盛开的鼠尾草,田埂上夏日的风,屋檐下清冷的月,就像大雨倾泻的傍晚萦绕在鼻尖不散的樟脑丸的香气,就像某一个夏日,大雨敲窗时,屋里那一盏昏黄灯火。在夏日,我爱着一切袒露的事物,那些记忆中的温润时光,就像生命的枝丫,多年后依旧繁茂地生长。

今晚,不回城

张响

结得太多,老人又舍不得减掉一些,桃和梨就特别小,不过挺好吃呢!

堂屋后面是大菜园。红的绿的,高的矮的,牵棚的,搭架的,一块块,一畦畦,方方正正。

按照出场顺序,首先是韭菜,叶片密集,肥嘟嘟的,一蓬一蓬的,茂盛得很。中间是生菜,老人们自己不喜欢吃,知道外国的汉堡里都夹这个叶子,就专门为孩子们种点,剩下的喂鸡鸭。最边上的是红苋菜,这种菜只掐头吃。以前的老人喜欢用长老了的秆子加上黄豆沫煮菜。拾几角钱豆腐放在饭锅里一蒸,那是满屋飘香,满嘴留香。再远一点,搭芦竹架子的是丝瓜、吊瓜、瓠子……

今年的佛手瓜真有意思,钱二奶奶给的种子,舅奶奶就随手丢了几粒,已经结了二十来个瓜了,二奶奶自己家撒了一把种子也没见着一个佛手。舅奶奶的黄瓜种是去年自己留的,结出的瓜长短不一,绿色中还泛着黄,对比超市里统一细细长长的碧绿的黄瓜,显得土土的。豇豆也是,长的长短的短,粗的粗细的细,不但土,有的还带点虫眼。

晚饭时间一到,烫背的逐渐散去。舅爷爷已经把小方桌搬到了庭院里,上面摆着一大盆煮好的玉米,一盆红烧杂鱼,还有我们带回去的几

本味“落苏”

正值三伏天,酷暑难耐,不免脾胃倦怠。趁清晨的阳光尚未被蝉鸣唤醒,奔赴早市,想着寻些应季带露鲜蔬,以慰口腹。

最喜去露天农贸市场,褪去超市里的华美包装,呈现食材原有的鲜活。刚走几步,就被一侧摊位上售卖的茄子所吸引。白色茄子,个个身形滚圆,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紫色茄子,修长的身形自然地弯出优美的弧度,紫得油亮水润。看着着实喜人。售卖老翁见我驻足,笑盈盈地说道:“自家种的,一早带着露水摘下的,茄子认时节,伏天的茄肉最嫩,掐一下能冒水!”许是茄子实在新鲜,又或因老翁的话语无意间勾起我童年的记忆,外婆在世时常说:“人呀,要顺应时节,多吃当季的瓜果蔬菜。”白茄子、紫茄子,悉数买了。

外婆做的凉拌茄子既简单又美味,一直令我记忆犹新。她只选那种圆滚滚的白茄子,说是性子比紫茄子温和,人吃着舒坦。把白茄子去蒂,洗净,一切两半,入沸水,煮到用筷子能轻轻戳透,捞出,放在竹筛里晾凉。竹筛是外公编的,虽然编得外观品相不是上好,但根根竹条打磨得细滑,是外婆最爱的家什。等待片刻,风吹皱了茄子的表皮,似小老太太脸上的皱纹,装着些许岁月的温软。待茄子凉透后,直接用手撕成一缕缕的茄丝。外婆不用刀切熟茄子,她总说——没必要费那功夫!撕好的茄丝开始调味,但不用放盐,只需白酱油调口,再舀一勺白酿的米醋,淋上些许新榨的芝麻香油,最后撒上一把捣碎的蒜泥,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外婆顺着茄子的纹路,慢悠悠地撕着茄丝,“你外公一到三伏天,提不起胃口,摘点新鲜茄子,放点醋和蒜泥,拌个酸酸的凉菜,很开胃呢!”说着,她又往茄丝里多加了一勺醋。想来我极爱吃醋,是缘于此了。有时家里没有香油了,外婆就会挖出一小勺猪油,热锅温一锅,茄丝就先淋上少许,拌一拌。再取出惯用的蓝花边海碗,装上一大碗米饭,在饭中间掏个小孔,把剩余温好的猪油倒入,最后盖好饭孔,周边压紧实。外公归来,不明所以。一大家子人藏着笑,就等着看外公吃到猪油饭的反应。外公坐下,夹了一大筷子的茄子,接上一大口米饭,“啊,怎么这么香呢!”哈哈……顿时笑声四溢。外公拿个小勺把猪油和米饭充分拌匀,然后分给表哥、表妹,我。一口拌茄子,一口猪油饭,我们仨小猫吃得那个香哦!

夜晚,兄妹仨人,躺在屋前的竹板床上纳凉。远处池塘边的萤火虫闪着一点一点的光,像天际的星星不小心落入了凡尘。稻田里的青蛙们一声接着一声,高低错落唱着和声,倒颇有几分气势。外婆坐在我身旁的竹椅子上,慢慢地为我摇着蒲扇,柔柔的月光浸染了她的声音,轻声地讲着古老的故事:“从前呀,有个田螺姑娘,她心眼好,人也俊,还烧得一手好菜,有一天呢,她遇到了个勤劳的后生……”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还做了个美梦,梦到一夜之间,外婆菜园子里的茄子迎来了大丰收,那个美丽的田螺姑娘,正在忙着做饭呢。

如今,我也会做菜了。只需茄子一样食材,就可以做出许多不同的口味,鱼香茄子、红烧茄子、茄子蒸肉、茄盒子……甚至效仿《红楼梦》记载的茄鲞的做法:茄子削皮、切丁、油炸,配以香菇、笋、蘑菇、香干,加以老母鸡汤煨……

后来,我发现无论茄子的制作过程多么烦琐,其他口味的用料多么丰富,都抵不过那寻常院落里外婆的那碗带着烟火气的凉拌茄子。原来,世间最动人的滋味,不是精雕细琢的繁复,删繁就简的本味,反而更能打动人心。

每个人的味蕾上,都曾栖息着夏日的滋味;心灵深处,都封存着独家的记忆。忽然便懂了古人何为唤茄子作“落苏”——缓解舒适之意。寻常人家,寻常做法,不疾不徐。平淡的日子也能在一粥一饭里过出妥帖与舒心。宛若江南的黄梅雨,不张扬不肆意,只消渐渐沥沥几场,便悄悄沁入漫长光阴的肌理。

我决定,今晚不回城。



样卤菜。

“老杨,这周有苏超吗?我们得提前准备点菜和啤酒啊!”一个瘦瘦的大爷端着饭碗进来。今年苏超的影响力就是大啊,舅爷爷家成了村里的第二现场了!

“老杨!”一个大嗓门吼过来,“今天晚上还抓了猴啊?”大嗓门托着一个盆大的饭碗走进院子,看了一眼桌子,道:“老杨,你今天是分钱也不想花啊,知了猴是昨天晚上抓的,小杂鱼是今天早上网拉的,鸡是圈里养的,大酱是杨奶奶自己做的,蔬菜是后院长的,荤菜是儿子和外甥自己带的……”一院子的人都哈哈大笑!

这习习的晚风,爽朗的笑声、浓浓的乡情迅速淹没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感觉到一种久违的舒畅与心安。

我,今晚不回城。



本版绘图 周茗沁

李名渊